

群

經

說

羣經說

襍著之一

定海黃以周

初予治易有十翼後錄書詩春秋內外傳論語孟子爾雅未有成書而有讀書小記再編文之成篇幅者若干篇王祭酒采入經解續編中今復重定出四篇增二十三篇凡六十四篇癸巳春識

周季說易古義

古者學正崇四術太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而易守於卜筮家爲儒者所不習卜筮家之說易也其稱名襍而越其辨物奇而詭春秋內外傳載其經說

之言已漫漶而不尋其宗惟魯史所掌有易象一書獨
尋周公作易之意與春秋於藏故府爲剋國所罕見故
晉韓宣子至魯才觀其書而歎周公之德之盛易象古
書名與春秋同非周易六十四卦之象也周易上下經
剋國皆有之何容至魯而始見孔子修春秋卽本魯史
之春秋孔子作十翼卽本魯史之易象易象春秋其道
與詩書禮樂相表裏故於尊之曰六藝孔子之門身通
六藝者七十餘人傳授其徒幾是學士大夫尊信其說
或論作易之大指或論學易之大用或援易以決事或
援易以明理而其教遂大明至今猶有可尋而述焉剋

子曰大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絜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沖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子萼子曰二與四抱九而上躋六與八蹈一而下沈戴九而履一據三而持七又尻中宮數之所由生一從一橫數之所由成又曰出於一太於兩成於三連山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氣太易以之而太數列子所論大易之義卽易道

也繫辭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大易者太極也太極者元氣未分之初無陰陽之可指也陰陽氣也太初者兩儀也兩儀者一陰一陽氣之始也太始者四象也木火金水之四象乃形之始也太爰者八卦也六子以乾坤爲質六十四卦以八卦爲質故曰質之始也子萼子所言九宮法卽洛書大戴盛德篇亦言其數出一大兩成三尤尋三易之綱領其言作易之大旨有如此者荀子大略云善爲易者不占善爲禮者不相荀子此言漢以挽用易之失也當時學者用易專爲占卜故暴秦焚書而易獨以下筮存殊不恩

易之道與天地準可以知幽明之故可以知死生之說
可以知鬼神之情狀凡天地之消長人事之尋失無不
可以易理推測而知故曰善爲易者不占譏當時用易
之失也又云易之咸見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
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聘
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本象傳序卦之指引而申之
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易非專爲卜筮作於此可
見其言學易之大用有如此者非相篇曰好其實不恤
其文是以終身不免埤污庸俗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
腐儒之謂也囊以盛物故曰好其實括之者不恤其文

也文言傳曰天地閉賢人隱春秋傳曰身將隱焉用文
之此乃介之推輩甘心蜚遞視君國如弁髦較之直方
而德不孤含章而發以時者迴不及矣故目之曰腐儒
无咎无譽與大過枯楊同辭非吉占也故曰不免於埤
污庸俗蘇子瞻謂出咎則入譽出譽則入咎无咎无譽
爲人生之難事用老莊無用之用爲說大乖易例當以
荀子之說正之大略篇曰復自道何其咎以爲能變也
呂覽務本篇亦引而申之曰以言本燕異則動卒有喜
荀子言變呂覽言動皆取復卦剛反之義凡易卦中有
舉它卦名者皆取義於彼卦如鼎言耳革卽取鼎革反

對之象泰言歸妹之祉卽取歸妹袂良之義

歸妹自易泰來

之通例如此乾爲天天道轉圓周匝復始動而復下非有異轍故曰復自道易例上爲末初爲本云本無異者明初之復道乃自道也注疏泛言無當傳義復訓上進夏乖易例當以荀呂二說正之呂覽應同篇曰平地注水水流溼均薪施火火就燥闡發經義簡明不支慎大覽引易想戀履虎尾終吉尤可證今本之譌象傳想戀終吉與泰傳包荒尋尚亏中行文法相同舉首尾以眩中傳有是例而召類篇引史默說渙羣之義尤尋易道之大後來經生家皆莫之及

說苑奉使引作史默

其言曰渙者賢

也羣者眾也元者吉之始也換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卦名換者取文章分布之象大象曰風行水上換謂水之融液而成文也換者賢也羣者眾也謂所分布者皆眾賢也分布眾賢邦家之光也下又云換有邱四邑曰邱謂其所分布者又祿之以大邑也又其大號換謂下求賢之詔也二換奔其机謂羣賢之駿奔走也三換其躬謂布其腹心之臣也換汗謂宣布陽氣換血謂宣布陰精凡人陰陽衰稟鬱結不通而成病猶上下閉塞不通而成否換汗則邪解換血則邪去猶國用賢人以通下情則邪慝自除也注家以換爲離械不美之稱全

卦之例皆失元吉與大吉異元吉以德言大吉以時言
象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文言傳曰乾元者始而亨
者也故曰元吉者吉之始舊解元吉爲大吉全易之例
皆失當以史獸之說正之周末諸子引易文具精義
大率若此而其可以發明通例者特舉而申之以明其
凡云史載蔡澤言亢龍之義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
往而不能自返策載春申君言狐濡其尾之義始之易
終之難皆引易文以決時事其說之精當亦足補周末
諸子之未備蓋戰國時孔子十翼之教已行故學士大
夫能知其義非若春秋之世專以易爲卜筮書也左氏

所載易義皆卜筮家言而以言尙辭者僅一見於知莊
子它無聞焉

鄭解周易字義

周禮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
首目取目之兼山也歸藏首坤取坤以藏之也周易首
乾取天行之周流相易也鄭康成曰連山者象山之出
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周易者言
易道周替無所不備鄭君說三易字義甚明而周訓周
替說本諸繫辭傳尤爲獨見傳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
爲道也屢遷變動不戾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

曰周流曰相易非釋周易之義乎故特標之曰易之爲書也下二章則釋周易卦爻之義亦曰易之爲書孔冲遠斥鄭君說無所據抑何疏邪孔氏又謂世譜等書神農一曰連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連山歸藏既是代號則周易稱周取岐陽地名抑知周易之名始亏文王非周革商之後以周號代乃以周名易也亦非文王作易亏羨里而取岐陽之地名以名之也賈公彥曰連山歸藏皆不言地號以義名易則周非地號以周易首乾乾爲天能周匝於四時故名易爲周此說尋之孔氏又謂周易題周猶周書周禮題周以別餘代亦未可信書有

唐書虞書夏書商書禮有夏禮殷禮曰周書曰周禮固以別餘代也若夫連山歸藏古者本不名易夏用連山商用歸藏亦不名夏易商易是亦何待題周以別之乎郭白雲曰文王重卦易之名出焉夏連山商歸藏而不曰夏商易者時未有易之名故也顧亭林曰一曰連山二曰歸藏非易也而云三易者後人因易之名而名之也猶墨子書言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齊春秋周燕宋齊之史未必皆春秋也而云春秋者因魯史之名而名之也竊攷左傳國語載占辭與周易異者連山歸藏之文也其本文俱不言易是連山歸藏不名易之明證也

晉語公子親筮之。尋貞屯悔豫皆八筮史占之。皆曰不吉。是以連山歸藏占之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特云在易以別連山歸藏。是易爲周易專稱之明證也。周易爻稱九六以變者占。故特名易連山歸藏。爻稱七八以不變者占。故不名易。是則周易稱易非襲舊名也。而周易稱周亦非別餘代矣。

鄭解周易字義下

鄭君釋周易名義。後人多不聽其言。由於連山歸藏未尋其說也。夫連山歸藏斷非號代以周官注。鄭志徵之。自見鄭注大卜云：連山似山之出內氣也。歸藏者萬物

莫不歸而藏於其中杜子春云連山慮戲歸藏黃帝夫
慮戲無連山之號杜注連山慮戲則連山爲山出內氣
杜氏當亦云然矣鄭志荅趙商問云非無明文改之無
據且從子春近師皆以爲夏殷也近師旣以爲夏殷易
則連山歸藏亦當如鄭注所云可知矣連山首目卽象
傳兼山目之義歸藏首坤卽說卦傳坤以藏之之義自
杜子春以及近師其說大略相同茲無以連山歸藏爲
壽代氏號者孔疏連山神農歸藏黃帝其言亦本於漢
儒然漢儒謂神農首目曰連山黃帝首坤曰歸藏是亦
以義明書未嘗言是神農黃帝之號也鄭作易贊易論

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從近師說禮運曰吾欲觀殷道而尋坤乾焉此爲殷易歸藏之顯證故鄭志云非無明文然或黃帝作歸藏殷人用之亦未可知故鄭志終以爲改之無據且從子春在譜帝王在紀本多無稽之言其云神農一曰連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此亦有故蓋神農本有烈山氏之稱或謂之厲山氏此以所生之地尋名不關連山之書後人既謂連山神農作復因別山厲山之號遂稱爲連山氏黃帝作歸藏亦遂有歸藏氏之稱此亦好事者取其生甫之書以爲號非待歿後之號以名書也如連山歸藏皆取代號非以義名書則周

官經當云連山易歸藏易於義乃通不然徒取代號之名不指斥其書人必莫知其為何物假令舉唐書曰陶唐舉虞書曰有虞人未有不啞然笑憎然失矣

讀王肅易注

王肅易注久佚其說多軼見於他書近儒朱竹垞孫步升輩按輯釋文集解音訓漢上傳所僞引述之已詳竊讀其書知有同一經文而異讀者有獨守古本而不從讀改字者有依眾家本而定其字者有眾家已無攷見而可以參存者亦有私改經文獨異眾家而不可信用者古今用字多動靜釋義有引伸而音由此別切語亦

由此作泰拔茅茹舊讀汝据反釋文云王肅音如是讀
爲茹蘆之茹茹一名茅蒐其草蔓生故曰以其彘足備
一解遜莫之勝說舊讀爲脫釋文云王肅如字訓爲解
釋不煩易讀旅器牛亏易舊讀以豉反釋文云王肅音
亦讀爲疆場之場凡易云亏野亏郊亏宗亏莽之類皆
實指其所未有亏下用動字者且器牛何分難易當從
王義爲長繫辭傳噫亦要存亾吉凶舊說噫於其反釋
文云王肅亏力反是讀噫爲抑訓爲語詞古噫抑通字
亦作意詩抑此皇父箋抑之言噫釋文抑辭也徐音噫
論語抑與之與漢石經作意可證此皆其說之勝於眾

家者它如大過小過音戈坎且枕鍼甚反中孚或罷音
皮繫辭其易之縑亏問反尗見釋文其同一經文與眾
家異讀率類此古文多段借字注家不可專輒輕改毛
傳例不破字通之亏訓詁鄭注諸經又去讀若讀為之
例後人任意改經古本遂滅王肅頗存是意閒畱古文
如師承天龍也今改作寵釋文云王肅作龍寵也龍寵
古通蟲振民毓德今改作育釋文云王肅作毓古育字
困來余余今改作徐徐釋文云王肅作余余為古文段
借字如本作徐徐子夏傳不讀為茶茶矣且厲熏心今
改作薰漢上傳云王肅作熏與集解虞注引古作熏字

合熏煙上出也薰香草荀讀爲動熏與動義俱近也說卦眇萬物今改作妙釋文云王肅作眇眇妙古通見陳君閣道碑其獨守古本而不從讀改經尋注家體率類此易自田王孫以後有施氏孟氏梁邱氏之學又有費氏學京氏學學者各守師說不相出入東漢諸儒擇善而從不規規於家法亦未是之一道晉矢尋勿恤釋文云王肅作矢與馬荀虞本同可證今作失之誤離爲矢噬嗑尋金矢旅一矢凶象義皆同睽後說之弧釋文云王肅作壺與馬鄭虞本合可證今作弧之失說猶置也見虞注離爲大腹壺象先以爲寇而張弧以卻之後爲

昏葺又設壺以延之也困九五劓刑釋文云王肅作斃
孰與荀陸本合說文作契黜釋文引爲上
爻異文誤皆爲陞阨不

安之兇九五君象何尋刑戮而劓刑之如謂刑戮人亦
當曰利用刑人王本爲長繫辭治容誨淫釋文云王鄭
陸虞姚王肅作野言妖野容儀妖野者妖蠱也文選傅
毅舞賦貌嫵妙以妖蠱張衡鹵京賦妖蠱豔夫是也野
蠱一瞥之轉皆模部字今作陶冶之治訓爲習容緣文
生義不可從它如釋文所載王肅本之異文屯卽鹿无
虞作麓與虞注合訟致寇至作戎與鄭本合復无祗悔
作禠與說文合大壯不詳作祥與鄭本合明夷夷亏左

股佗般與馬本合史其行次且佗越起與釋文或本合
升以慎德佗順與陸所見王弼本合豐天際翔佗祥自
藏佗戕與孟馬鄭本合旅器其資斧佗齊斧與子夏傳
合繫辭八卦相蕩與眾家同而易成佗乎其中與荀馬
本合犯違天地之化與馬張本合故君子之道渺與馬
鄭本合何以守佗曰仁與宋卞本合說卦爲香臭與虞
注引其臭如蘭合蠱則飾也與鄭本合音訓引不拯其
隨拯佗承與釋文本合集解引婦器其茀佗鬚與子夏
馬虞本合其依眾家而定其字率類此自唐義疏興而
漢魏諸家廢書缺有闕今多無由考見睽其人天且劓

眾家訓天爲剝殊嫌不經王作其人天且斃天如字謂
天將危之也其說勝於眾家漸尻賢德善風俗朱子本
義亦从其說它如文言其唯聖人乎作愚人後結始作
聖人需雲上亏天作雲在天上訟盤帶作槃比匪人下
有凶字隨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作隨之隨之時義離
麗乎土作地上爻象傳有獲匪其醜太有功也八字遯
有疾憊作瘳大壯羸其角作縲益告公用圭作桓圭姤
金柅作捭漸女歸吉也作女歸吉利貞屬下讀繫辭開
物成務作闔物於見釋文於眾家雖無證當時或別有
本可以參存者也若夫觀盥而不薦釋文引王肅化盥

而不觀薦音訓又引作盥而觀薦茲屬肌改不可據信
馬融輩引既灌而往不欲觀以證是文謂薦則誠意已
徹豈仁人孝子之奉祀亦至若是鄭康成云諸侯貢士
於天子鄉大夫貢士於君必以禮賓之唯主人盥而獻
賓賓盥而酹主人設薦俎則弟子也鄭以賓禮大解盥
而不薦謂賓主盥而獻酹不親薦俎誠意自足相孚與
六四賓王義相貫愴鄭注已殘失未詳盥為何義以禮
注及此經注推之盥與裸灌通俗謂沃洒獻賓也記郊
特牲曰諸侯爲賓灌用鬱鬯以明賤味賚羞之義禮器
曰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以明賁少之義周

官大行人言王禮賓之事公再裸饗禮九獻會禮九舉
侯壹裸饗禮七獻會禮七舉裸在饗會禮之上鄭注禮
器云灌獻也注大行人云裸讀爲灌是古者禮賓重在
獻酒而不薦俎見亏禮經明明可據王肅黜鄭申馬又
嫌馬義是盥而未薦非盥而不薦因於薦上凡加觀字
妄矣自後注家皆爲馬王所蒙未有疏通鄭義者故因
述王肅異文特詳言之

釋目隄劄臚

易之道通乎術故談術者每援易以明其道之精而說
易者道不廢術亦以明精與粗無二致也嘗讀目三爻

辭而知醫術通儒道焉靈樞經脈篇曰心手小陰之脈起於心中出屬心系下膈絡小腸心主手厥陰心包絡之脈起於胸中出屬心包絡下膈歷絡三焦膈之言隔也所以隕隔上下使清與濁不相亂也十二經絡皆以上膈下膈分上下胃口上心之下有膈膜齊鳩尾後齊十一椎周圍著脊遮隔濁氣使不上侵此係人之清濁分界目之三正合身上下之象故曰目其隕隕卽膈也黃背脊肉鄭作膈膈黃同字別遡通謂周遮也言有膈膜周圍著脊以遮遡之慮其濁氣將薰心勢不昇不止之此目之所以不變而爲剝也易道之通於醫術也

如此自虞仲翔讀別為裂目為手震起目止故裂其資
抑知資為脊肉不可以裂裂其脊肉是剝其膚矣剝膚
蔑貞為凶占豈特厲薰心已哉可以知其說之謬矣或
曰資當依荀本作腎人之兩腎其右醫家謂之命門上
交乎心能動而為生生之本止之不當而目其隄水臟
之鬱蒸為邪火至於上薰其心宜危厲而不安矣斯說
也亦以醫術明易道較虞說為可通亦備一義

釋坎九爻爻辭

坎九爻曰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漢宋舊注或順經而違傳或顧傳而又失經意竊謂祇

當依鄭讀爲坻坎不盈坻既平文相對而義相互坎不盈者謂上坎已平也坻既平者謂下坎亦不盈也彖傳水流而不盈卽指九五而言象傳之中未大又對九二求小昇爲文水之患在盈溢而盈溢之患生於不流象傳之流卽釋不盈之義流者水中之陽氣也九五以陽剛之德居上坎之中其水下流宜其中而大矣而以下坎之二本屬陰位祇求小昇不遽出中以應五則五之中亦因之未大此所謂吉凶與民同患之意也至二坻終平下坎亦无盈溢之患則五之中未大者至是亦大矣何咎之有爾雅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

泚小泚曰坻坻者九二之象也既終詞詳釋既篇小泚終平則水流而不盈其功普矣咎禹之治水也先治冀州急帝都也其坎不盈之象與冀州底績卽治兗州急下流也其坻既平之象與禹恩天下之溺者由已溺不以冀州水治爲已足其中未大之義與下流爲水所趨其治倍艱於上流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則再此所云既道既澤者亦祇求小阜之義與

戊子余主南菁講席以此題課諸生舊說之非試卷駁之已詳揆之經義終未盡合因作此以示讀經之

法

豐日中見斗日中見沫解

周易六十四卦彖爻同辭者皆一意相承不可作異解
先君子易釋言之詳矣一卦之中同辭異說尤為不可
如豐彖曰王假之勿憂宐日中此明日未及正或有疑
疾之憂既中則疑疾悉去無有蔽之者矣而二四爻辭
曰豐其蔀日中見斗三爻辭曰豐其沛日中見沫徧檢
漢魏及宋明易注俱以豐蔀豐沛為王君柔暗之象與
來章有慶譽之辭既違以見斗見沫為日昏而見星之
象與勿憂宐日中之語又戾揆之經義無一當也愚謂
凡以物蔽日者蔽之於未中時其物雖小而所蔽之地

恆較所蔽之物爲大至日中則所蔽之物雖大而其所蔽之景反小故彖言勿憂有取於日中時也豐其蔀豐其沛以日未中時言之蔀古作菩當依鄭訓小席沛古通旆當依釋文訓幡幔日未中時用一菩之席一旆之幔以揜之其所蔽者已豐矣及日既中祇見其一斗之小一沫之微雖不能不謂斗沫之不明而其不明之處亦祇如斗沫之幽而已矣終無以蔽來章之光也此彖所謂勿憂宜日中之義也亦卽六五所謂來章有慶譽之義也二爻辭曰往尋疑疾申言豐蔀之蔽曰有孚發若吉申言日中見信發讀如昭然若發蒙之發謂所見

之斗亦始蔽而終昭也三爻辭曰折其右肱无咎申明
日既中時豐沛終撤也四爻辭傳曰豐其蔀位不當也
申明四之爻位正值豐蔀所蔽之處也曰日中見斗幽
不明也申明見斗之斗卽日中之幽處幽字略讀謂其
所值幽處尙不明也幽處不明此外自明矣曰遇其夷
主吉行也吉字亦略讀謂其吉在於行行則遇夷主矣
夷主謂六五故五曰來章有慶譽易例物相襍謂之文
陰陽相尋謂之章之內曰來來章者謂五來尋四而明
照天下也然則豐蔀豐沛者上六之所爲所謂豐屋蔀
家是也見斗見沫者六五之明始尙未澈至來章有慶

警則斗沫之幽亦銷也全卦之義一意相貫如此斗謂
斗筭之斗器之小者也沫鄭作昧昧亦卽四爻傳之幽
二四曰斗三曰昧互文見義斗者昧之景昧者斗之幽
日中景直二四所見之斗其昧處正值三爻故三曰見
昧以實其斗之所在舊解以斗爲北斗本誤并謂沫是
斗旁輔星夏屬無稽或疑日中無見斗之理添說日會
或嫌日會非經意以爲疑疾之虛象則易亦奇而不泐
之書矣愚夏以孟氏易推之豐赫豐沛一象見斗見沫
別取他象義不上蒙斗本作主斗主古音相近經典多
通用沫釋文云徐武蓋切其字从本末之末不从午未

之未經文部斗叶韵沛沫叶韵沛沫同在祭泰部較从
午未字之沫入微脂部爲近主謂火主沫謂水泡古火
炷字用主水泡字用沫日中之火主祇見其昏黑喻燼
燼之將熄也日中之水沫大見其銷滅喻流言之終止
也此別一義存參

井上交消不息說

消息爲易中大義聖傳於剝豐二卦已明著之而彖爻
經文卻未有爻及惟井上六利亏不息之貞略示斯指
聖傳又以消不富申明其義以爲陽不息陰亦不富不
息不富悉由於消此消息之機所以爲易之大關鍵也

而後之學者悠忽聖言乃以冥升不息爲不已之辭與
消息之義違知其義者厥惟荀虞虞注已佚荀之解曰
陰用事爲消陽用事爲息陰升失實故消不富皆與全
易之例合然謂陽道不息陰之所利是易爲小人幸而
不爲君子謀甚乖扶陽抑陰之道矣夫卦之所以名升
者以陽有上升之才而陰亦能以時升之也則冥升者
謂坤性柔暗昧於升陽之義非謂陰自升不已也上苟
昧於升陽則下陽爻自不宜上息用事故曰利亏不息
之貞此正淡爲君子謀也而陽實爲富陰虛爲貧陽不
上息用事陰亦自此遠實終不尋富故曰消不富此不

惟不爲小人幸且淡爲小人危矣消主陰言息主陽言
消非陰之貞亦非陰所利若謂陰利陽之不息豈不與
消不富之悖大相戾乎升自臨來臨初升三故卦名升
初曰允升信臨初之宜升三也又曰升階知升二之宜
升五也九三已升九二待升初信其升五又能以時升
以時升陽如階之
有級故曰升階皆明陽息之利也至上爻則反其辭
以明全卦大義曰冥升利亏不息之貞與泰極將否既
濟終亂同例此聖人憂盛危明之至意不憚反覆其辭
以示消息之機也自注家以不息爲冥升之不已上下
文義致不相蒙或謂以不息之正用於爲物之主則卷

或謂以不已之心施之不息之正則利其說之迂曲回
惑不足淡辨獨怪惠氏定亨張氏舉文崇尙古學於此
爻仍沿舊解而不能發明消息真諦則三聖人但易微
言其終晦霾而莫之明矣爰爲之說

賁无色解

序卦傳曰賁者飾也禘卦傳曰賁无色也二傳義似相
反而實相足賁无色者謂其文駁禘無正色也彖傳曰
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言其色之禘也物相禘謂
之文故賁訓文飾亦相禘而文不純故賁訓无色呂覽
壹行篇孔子卜賁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

吉孔子曰白者白黑者黑夫賁又何好乎高注賁色不純也家語載此事以賁色爲不正王肅云賁有文飾黃白色其說本此說文賁飾也从貝弁聲當云从貝奔省聲古人異義不異音賁飾之賁以虎賁之賁爲正音其讀如斑釋文引傅氏云賁古斑字文章皃是也說文無斑廣韻云斑辨同集韻斑辨賁皆通還切云辨或作斑斑古作賁傅氏以賁爲古斑字爲其音同也說文辨駁文也鄭注王制祭義斑白者云襍色曰斑是辨斑義同而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辨文皃也襍色爲斑是辨辨之義亦有別賁爲襍色斑亦爲襍色傅氏以賁爲古

斑字亦爲其義同也且賁字从貝奔省聲而其色爲黃
白者後人亦多不尋其義凡貝以元色爲正而亦有黃
白白黃二色爾雅釋魚云元貝貽貝餘賝黃白文餘泉
白黃文郭注元貝黑色貝也餘賝以黃爲質白爲文點
餘泉以白爲質黃爲文點郭注之文點卽傅氏所謂斑
也則賁之本義爲貝之黃白文點訓爲文飾者引申義
也其字爲斑之古文讀彼義切者後人轉音也易之賁
自泰來泰上坤色黃下乾色元變而爲賁柔來文剛內
卦爲離之黃離矣分剛上而文柔外卦爲艮之白賁矣
離本赤色爲中央土寄王亏火故離又爲黃艮終萬物

始萬物者也禮記曰白受采言其始也攷工記曰繪畫
之事後絜功言其終也

後絜功謂以後絜
為功近解亦失之

故曰為白賁

然古者繪繡有一定之法其相次曰青與白曰赤與黑
曰元與黃取相克而有成也其相繡曰青與赤謂之文
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取其相
生而有濟也若白之於黃不入繪畫法故孔子以為无
色矣是不吉矣自賁之音訓失而无色之義晦孔子卜
賁不吉之意亦不明傳注賁古斑字王注賁黃白色亦
不知其何所云矣

釋周易朋字例

古人言朋皆取兩耦相比之數漢會貨志大貝壯貝小貝亦以二枚爲一朋詩曰朋酒曰百朋義當同此鄭箋以爲五貝爲朋豈其然乎易之言朋者彖辭二爻辭七皆取陰畫耦數爲象故凡言朋者皆陰也皆陰與陰相比也故坤彖特發其例曰鹵南尋朋東北睽朋鹵南爲兌離巽之陰卦與坤同類爲尋朋東北爲震艮坎之陽卦與坤異類爲睽朋朋皆主坤而言故曰尋亦曰睽如陽亦可偁朋何睽之云然則泰取朋凶咸戒朋從其故何也曰咸之朋從卽坤尋朋之義泰之朋凶卽坤睽朋之義泰上卦坤而六五能凶其陰朋下與二應斯

九二所以尋尚乎中行也咸爲否變否下卦坤陰自三
往上陽自上來三而否隔斯感九四憧憧於此猶以陰
朋比從爲慮是未知咸道之大也故朋亾者吉朋從者
凶然則豫以朋益而尋復蹇以朋來无咎解以朋至斯
孚其故何也曰豫復止一陽而彖曰朋來爻曰朋益簪
皆取坤巽朋之象是朋爲陰類之明證知此則蹇之朋
來解之朋至亦皆指陰類而非陽屬斷可識矣曰尋朋
曰巽朋曰朋亾曰朋從俱據陰言之曰朋益曰朋來曰
朋至又據陽言之陰之巽亾其朋也爲從陽也於陽曰
益曰來曰至正見陰之能巽亾其朋亾其辭異其義同

也豫以一陽處眾陰之中而下卦坤之陰朋皆合而聚於四復以一陽處眾陰之下而上卦坤之陰朋皆來而比於初蹇解皆曰利鹵南取坤鹵南尋朋之象故蹇以二陽處眾陰之中而陰朋為蹇故皆有之內之意此九五之所以大蹇也解亦以二陽處眾陰之中而陰朋為解故皆有之外之意此九四之所以斯孚也凡陰以從陽為尋主尋朋者與類行何若尋朋之終有慶證以諸卦其義益憊然則損益言十朋之龜變取何義曰損益皆互坤損自否變益自泰變一上卦坤一下卦坤數十其畫耦為朋其象純陰為龜損六五處互坤之上故

曰自上祐而下陰朋從之故曰十朋之龜弗克違蓋六
二處互坤之下故曰自外來而上陰朋從之故亦曰十
朋之龜弗克違龜以二枚爲朋一枚爲貝震六二億器
貝貝指初九震以二三陰耦爲朋初爻陽奇爲貝也若
夫兌之大象曰朋友講習爲陰陽通辭損之一人行則
尋其友亦同或說陽與陽爲朋於豫復難通或說陰與
陽爲朋於坤尤窒

釋尙書又曰例

尙書中有僂述人言謂之我聞惟曰亦有媾我聞而單
云惟曰其有言非自人而我嘗以此言自念謂之予惟

曰亦有媾子字而單云惟曰惟之言有也惟曰者謂人
有此言也謂我嘗有此言也惟曰之義明而又曰之義
亦顯鄭注君奭篇以又曰爲周公稱人之言而釋爲人
又云又之言有謂人有此言也則又曰猶云惟曰也自
讀者屢見惟曰雖不能言其義皆習焉而不怪於諸文
云又曰者紛紛異論或以爲誤文或以爲異文或以爲
重申壽命或以爲疊言是語是知二五而不知十矣康
誥篇非汝封又曰劓刖人燕或劓刖人謂非汝封有劓
刖人之言無或敬劓刖人明小刑亦自汝封主之也多
士篇今爾又曰與康誥汝封又曰同卽梓材篇之今王

惟日記引君身篇之小民惟曰亦無不同比例諸文知
非汝封又曰無容倒其文佗又曰非汝封今爾又曰無
容改其文佗今爾又其矣多士篇王曰又曰時子謂惟
曰時我也其文與君奭篇之嗚呼君已曰時我同比例
諸文無容疑王曰下有脫文又曰爲存異文矣多方篇
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謂我之祇
誥爾命亦惟曰爾初不和之故其文與君奭篇之子不
允惟若茲誥子惟曰襄我二人同與酒誥篇之子不惟
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亦無不同一引古
人之言一引自己嘗念之言以明誥不必多比例諸文

無容疑多方又曰爲疊語之有異詞多士又曰爲疊語
之無異詞矣然則康誥篇之又曰要囚亦猶惟曰要囚
也君奭篇之又曰天不可信亦猶惟曰天不可信也又
曰無能往來亦猶惟曰無能往來也此蓋周公嘗以此
言自念因舉以告康叔君奭也互相比例義自豁然謂
此有誤文者固無忌憚謂是重申再命亦拘墟之見謂
後人兼存異文謂當時疊言是語據諸子襍家書博爲
之證亦屬附會之言

釋六氣五徵

術家之言多不通於經而深究其流派實殊途而同歸

如左傳之六氣醫家宗之洪範之五行行家宗之各
演其術兩不相謀譬如分道揚鑣幾不知有合轍之日
矣左傳醫和曰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分爲四時序
爲五行節五行者五行也五行之形而上者謂之道道卽
氣其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卽物故五行在天亦謂之五
氣其降生於地亦謂之五物醫和謂之五行者明五行
各有節猶四時各有時也醫家言天以六爲節地以五
爲制亦此義也其曰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
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此以天氣言之又曰女陽
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或蠱之疾又以人事言故特言

女以別之女者亦上文所謂近女是也陽爲六氣之一以五節言之故曰物晦亦六氣之一以四時言之故曰時近女之事於五節之物爲陽物於四時之時爲晦時淫則生內熱感蠱之疾卽上所謂陽淫熱疾晦淫感疾陽淫而陰虧故內生熱晦淫而明滅故心生感六氣之中四受其病矣故曰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不節謂陽失其節不時謂晦失其時此明人事之過甚於天氣之淫也夫天地之氣分之有六合而言之不外陰陽二端風與明陽氣之別見者也兩與晦陰氣之蔽著者也故以六氣配五節四時宜以陰陽屬中央土春木宜

風夏火宜雨秋金宜明冬水宜晦四時有晦而無陽故
陽以五節言謂之物晦於歲爲冬於日爲夜故直以時
言之陽於人屬少陽相火其性最烈故於五節謂之陽
陽物之最動者也利於明晦時之宜息者也利於陰今
陽不動於明而動於晦息此近女之事也經義如此醫
家之言五氣也曰寒暑燥溼風爲對文錯舉之辭曰風
熱溼燥寒爲五行順敘之辭暑卽熱也天元紀大論曰
神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天爲溼
在地爲土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則
風木屬春熱火屬夏燥金屬秋寒水屬冬而溼土屬中

央矣其言六氣也曰寒暑燥溼風火亦錯舉辭順敘言
之曰風暑火溼燥寒風暑屬春夏卽風雨所謂土潤溽
暑大雨時行是也燥金寒水屬秋冬卽明晦金性明水
色元也溼屬陰火屬陽溼火猶陰陽屬中央土內經以
陰陽爲六氣之總名而以溼火代之也王注天元紀云
太陽爲寒少陽爲暑陽明爲燥太陰爲溼厥陰爲風少
陰爲火少陽少陰字宜互易下經有云少陰之上熱氣
主之少陽之上相火主之有云少陰司天爲熱化少陽
司天爲火化其明證也焦理堂據王注之譌文謂寒水
陰也相火陽也溼土雨也風木風也陽明燥金所謂明

也少陰君火所謂晦也顛到配合六氣失佐其謬甚矣
左傳家舊說陽爲金味孔疏曾已闢之俞理初從舊說
且改爲陽金燥直以秋燥金之陽明當之殊不知陽明
者六氣之明也六氣之陽者十二經之少陽也六氣之
說出於醫和當以乘問爲宗而後代醫家於六氣配屬
四時未尋其緒儒家之言如詩漸漸之石疏引賈服說
風東方雨鹵方陰中央晦北方明南方天陽不變其意
風陽氣明陽象故以之屬春夏雨陰氣晦陰象故以之
屬秋冬天陽爲總氣不變則六氣實祇五氣與本文旣
不合雨鹵明南與乘問運氣之說又違周官大宗伯疏

引鄭義天陽不變同賈服說又云陰爲金雨爲木風爲
土明爲火晦爲水其意欲參通洪範之義不復顧內經
之文竊謂洪範之雨暘燠寒風徵於五行而化諸五行
者也左傳繫問之六氣則生乎五行者也其文似歧其
義自通但不可執後起之生化以定生初之名也五行
之配屬以伏生書傳貌木視火息土言金聽水之言爲
最合董仲舒劉歆眭孟鄭康成皆宗其說自無可易而
庶徵皆取隔八相生之氣以爲沍貌恭屬震足之木於
六氣爲風曰肅則木性尋其正而生火故以隔八之暑
雨爲其徵視明屬離目之火於六氣爲暑曰哲則火性

昇其正而生土故以隔八陽火之暘爲其徵恩膺屬中
央之土於六氣爲陰溼曰聖則土性昇其正而生金故
以隔八明燥之煥爲其徵言從屬兌口之金於六氣爲
明燥曰父則金性昇其正而生水故以隔八之晦寒爲
其徵聽聰屬坎耳之水於六氣爲寒曰謀則水性昇其
正而生木故以隔八之風爲其徵此洪範之又徵通乎
六氣之說也自六氣與又節四時之配屬不明而又事
又徵相生之序亦晦劉向王充拘本文之次以貌言視
聽恩配水火木金土其說與伏傳違異固不足信近之
醫家以脾發爲貌肺發爲言肝發爲視腎發爲聽心發

為恩且謂肝鬱則目疾心鬱則火發其說與伏傳亦異
而以之治疾輒有諛者目疾疏肝為治母心鬱瀉火為
本疾脾志為恩內經亦屢言之自在讀者善會通焉
六氣五節配屬圖

風 雨 陽 陰 明 晦 左傳六氣

風 暑 火 溼 燥 寒 內經六氣

木 火 於人曰君火 火 於人曰相火 土 金 水 五節

春 夏 中 央 秋 冬 四時

末 腹 熱 寒 惑 心 六疾

厥陰 心包肝 少陰 心腎 少陽 三焦膽 大陰 肺脾 陽明 大腸胃 大陽 小腸手膀臑足 十二經

膽 小腸 三焦 胃 大腸 膀胱 六府

肝 心 心包 脾 肺 腎 五藏

甲乙 丙丁 戊己 庚辛 壬癸 十干

寅卯 巳午 辰戌 丑未 申酉 亥子 十二支

酸 苦 苦 甘 辛 鹹 五味

青 赤 黃 黃 白 黑 五色

角 徵 宮 宮 商 羽 五聲

震足 離目 乾首 坤腹 兌口 坎耳 八卦

貌恭 視明 息膚 息 言從 聽聰 又事

雨 煥 風 風 暘 寒 本氣

肅

隔八為

哲

隔八為

聖

聖

隔八為

又

隔八為

謀

隔八為

又

徵

雨

哲六氣

暘

聖六氣

燠

燠

又六氣

寒

謀六氣

風

肅六氣

化氣

雨暑

陽火

明燥

晦寒

風

又案又事之雨燠風暘寒與又徵之雨暘燠寒風不同者一為本氣一為化氣此猶十二經藏府之本名不同又藏六府之配合也醫家十二經手三陽之脈起于手足三陽之脈終于手足三陰之脈起于手足三陰之脈終于手其以脈分陰陽者在外曰陽在內曰陰也其以十二經名藏府者以脈之所屬名之也又以藏府分配六氣五行肝膽相表裏屬木所謂厥陰之表名曰少陽也心小腸相表裏屬火腎膀胱相

表裏屬水所謂少陰之上名曰大陽也脾胃相表裏屬土肺大腸相表裏屬金所謂大陰之毒名曰陽明也繫問陰陽離合篇所以明表裏之相同亦以見配屬之各異增論于此

釋生霸死霸

古人記日有以朔望言者有生霸死霸言者皆所以明麻也後世之推古麻者亏經之月日且有不合何從諛其朔望之分數更何從定其生霸死霸之日數哉然漢儒之推古麻者雖不盡合亏經而三統周麻兩術亏經文合者爲多錢漑亭已言之如書之召誥及漢志所

引武成月日最詳三統術與經悉合雖其術所推小餘皆據平朔而言未必允合天象而承大月朔望必早承小月朔望必遲其大判要可知也麻滋月有大小而朔不論承大月小月皆在一日故一日皆曰既歿霸二日旁之卽曰旁歿霸以武成文覈之是固然矣顧生霸有遲早之異初非若合朔之既歿霸定在一日故哉生霸爲承大月之專名旣生霸旁生霸又爲望日遲早之別名未可一概論也夫霸旣歿卽生旣歿霸與哉生霸本無三日之可閒以歿霸言二日謂之旁旁近也以生霸言二日謂之哉哉始也而經必別其文者說文所謂有

承大月小月之別也說文云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
二日始生卽哉生此承大月二日併哉生霸之義證也
又云承小月三日月三日必成霸霸成謂之朏此明承
小月三日可與承大月同併朏也顧命惟四月哉生霸
王有疾甲子王乃洮頽水是歲壬戌正月辛巳朔大二
月辛亥朔小三月辛巳朔大四月庚戌朔小惟四月哉
生霸爲承大月之二日十五日甲子劉歆以哉生霸爲
望日其誤不足浚辨而推其致誤之故由亏欲合康誥
之哉生霸爲召誥周公朝至亏洛之日也攷康叔封衛
在營洛之壽一季周公初基化新大邑亏東國洛基當

依鄭注訓謀先一季謀洛後一季營周是歲辛卯

鄭注云周

公攝政四季者攝政未有尻東二季也其歲辛卯據三統術爲攝政七季其歲同

正月辛亥朔

小二月庚辰朔大三月庚戌朔小惟三月哉生霸亦爲
承大月之二日但承大月之二日謂之哉生霸其月合
朔必早劉歆以顧命四月十五日暨則四月合朔之早
可知也一日合朔早二日霸哉生馬融以康誥哉生霸
爲月之三日其意以爲卽召誥之丙午朏則康叔封衛
卽在營洛之季旣與事實不合而哉生霸與朏亦亏以
少別白矣鄉飲酒義日月三日則成霸漢志引古文月
采篇曰三日曰朏則朏者月霸之成也哉生霸爲始生

肫爲霸成成之與始其必有閒也明矣馬氏之言不又
混幪與至周書世俘篇記武王伐紂之季曰惟一月丙
午旁生霸若翼日丁未王迺步自亏周其日與武成異
而是月十六日丙午望謂之旁生霸亏麻自合武成篇
又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亏周廟是
月亦十六日甲辰望十七日乙巳謂之既旁生霸亏術
亦合由是推之則周書程典大開柔武小開武大戒謚
濩本典及文選注引程寤文云既生霸當爲月之十五
日望矣劉歆準朔日謂之既歿霸二日旁之爲旁歿霸
以爲十六日望謂之既生霸十七日旁之爲旁生霸則

世俘篇之虜生霸爲十六日又何說耶如謂望無定日
既生霸虜生霸隨望而名亦無定日則後之讀其書者
必攷其麻而後知其日恐古人載籍必不若是之迂也

曲園襍纂
駁此甚明

江巨庭王鹵莊注尙書力攻劉歆之非而哉

生霸爲月之三日沿用馬說虜生霸既虜生霸無定日
仍沿用劉術而矯之者又謂不論望不望十又日謂之
既生霸十六日謂之虜生霸十七日謂之既虜生霸其
說較舊爲直截然不以麻之望不望覈之令望在十六
日而十又日之生霸實未既也而謂之既生霸恐古人
之載籍亦不若是之誣也要之霸必合朔而後謂之既

灰相望而後謂之既生如相望在十六日者斷難併其
十五日為既生霸亦惟舉其十六日望謂之旁生霸而
已既灰霸一日旁灰霸二日既生霸十五日旁生霸十
六日雖有定名而史臣記事或舉一日十五日而併既
灰既生或舉二日十六日而併哉生旁生自據當時天
象以明朔望其併名有區別必非隨意錯舉也錢漑亭
述古錄所推三統周麻閏有疏失今坳正亏後而生霸
灰霸之說亦可于此參證云

武王十三季己卯

三統術入孟統甲申首會又百二十一歲以章月乘

尋十二萬二千四百三十五章歲除尋積月六千四百四十三閏餘十八閏二月以月漙乘積月尋 億
五千四百一十一萬六千五百六十以日漙八十一除
之尋十九萬二百六十七不盡二十九爲小餘以紀
漙除積日尋三千一百七十一不盡七爲大餘命以
甲申算外正月辛卯朔

正月

大餘七
小餘二十九

辛卯朔小

武成篇惟一月壬辰

劫成霸爲月之二日世俘篇丙午劫生霸爲十六

日暨

二月

大餘三十六
小餘七十二

庚申朔大

二月既成霸爲朔日

越又日甲子與武成文合

閏月

大餘六
小餘三十四

庚寅朔小

三月

大餘三十五
小餘七十七

己未朔大

四月

大餘五
小餘三十九

己丑朔小

四月十六日望既旁

生霸為十七日乙巳越六日庚戌為二十二日與

經文悉合

周歷上元丁巳至己卯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三百
零二以元灋除尋六百又取不盡又百零二章月乘
尋十一萬七千九百七十章歲除尋六千二百零八
為積月餘十八閏二月以周天乘積月尋一億七千

二百三十二萬七千八百七十二為朔積分以日漙
九百四十除之得十八萬三千三百二十六為積日
取不盡四百九十二為小餘以紀漙除積日得三千
零五十五取不盡二十七為大餘命以甲子算外正
月辛卯朔錢氏以周麻起丁巳元故云大餘三十三
當云四 辛卯朔小餘四百九十二錢作四百九十四字

誤

正月

大餘二十七
小餘四百九十二

辛卯朔大

二月

大餘五十七
小餘五十一

辛卯朔小 此月辛卯朔則越四

日甲子相璽一日此周麻不及三統之密也

閏月 大餘二十六
小餘五百五十 庚寅朔大

三月 大餘五十六
小餘百零九 庚申朔小

四月 大餘二十七
小餘六百零八 己丑朔大

周公攝政六年辛卯

三統術入孟統首會又百三十三歲以章月乘尋十
二萬又千二百又十五章歲除尋積月六千又百九
十二不盡七無閏以月濶乘積月尋一億又千七百
六十八萬六百四十日濶除尋十九萬四千六百六
十七不盡三十七為小餘以紀濶除積日尋三千二
百四十四不盡二十七為大餘命以甲申算外正月

辛亥朔

正月

大餘二十七
小餘三十七

辛亥朔小

二月

大餘五十六
小餘八十六

庚辰朔大

三月

大餘二十六
小餘四十二

庚戌朔小

庚詒惟三月哉生霸

爲承大月之二日茲其明證

周麻上元丁巳至辛卯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三百
十四以元濃除畀六百又取不盡五百十四章月乘
畀十二萬零七百九十章歲除畀六千三百五十七
不盡七無閏以周天乘積月畀一億七千六百四十
六萬三千九百六十三日濃除之畀一十八萬七千

七百廿七取不盡五百八十三爲小餘又以紀濶除之取不盡四十七爲大餘命以甲子算外正月辛亥

朔

正月

大餘四十七
小餘五百八十三

辛亥朔大

二月

大餘十七
小餘百四十二

辛巳朔小

三月

大餘四十六
小餘六百四十一

庚戌朔大 與馵大月二日

稱哉生霸不合此周麻不及三統之密也

周公攝政七季壬辰

三統術入孟統首會又百三十四歲以章月乘尋十

二萬五千四百九十章歲除尋積月六千六百零四

餘十四閏九月以月濶乘積月尋一億五千七百九十六萬七千六百八十日濶除尋十九萬五千零二十一不盡六十七爲小餘以紀濶除積日尋三千二百五十不盡二十一爲大餘命以甲申算外正月乙巳朔

正月

大餘二十一
小餘六十七

乙巳朔大

二月

大餘五十一
小餘二十九

乙亥朔小

十六日暨廿一日乙

未與召誥經文合

三月

大餘二十一
小餘七十一

甲辰朔大

三日丙午朏與召誥

所記諸日悉合十二月庚子朔戊辰晦與洛誥所

言亦合

周麻上元丁巳至壬辰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三百
十又以元濃除尋六百又取不盡又百十五章月乘
尋十二萬一千零二十五章歲除尋六千三百六十
九餘十四閏九月以周天乘積月尋一億七千六百
七十九萬七千零七十一日濃除之尋一十八萬八
千零八十一取不盡八百七十一爲小餘又以紀濃
除之尋三千一百三十四取不盡四十一爲大餘命
以甲子外正月乙巳朔錢氏周麻起丁巳元故云大
餘四十七

當云

乙巳

正月

大餘四十一
小餘八百七十一

乙巳朔大

二月

大餘十一
小餘四百三十

乙亥朔小

三月

大餘四十
小餘九百廿九

甲辰朔大 與三統同

成王三十七季壬戌

三統術入孟統首會又百六十四歲以章月乘尋十
三萬二千又百四十章歲除尋積月六千九百七十
又餘十又有閏以月濶乘積月尋一億六千六百八
十四萬二千日濶除尋二十萬又千八百又十九不
盡六十三為小餘以紀濶除積日尋三千四百三十
二不盡又十七為大餘命以甲申算外正月辛巳朔

正月

大餘五十七
小餘六十三

辛巳朔大

二月

大餘二十七
小餘二十五

辛亥朔小

三月

大餘五十六
小餘六十八

庚辰朔大

四月

大餘二十八
小餘三十

庚戌朔小

願命惟四月哉生霸

為承大月之二日茲其明證十又日甲子暨

周麻上元丁巳至壬戌積二百七十七又萬九千三百
四十五以元濶除尋六百零五取不盡五百四十五
章月乘尋十二萬八千零七十五章歲除尋六千七
百四十不盡十五閏七月以周天乘積月尋一億八
千七百九萬五千六十六日濶除之尋一十九萬九

千三十七取不盡四百六十爲小餘又以紀濶除之
尋三千三百十七取不盡十七爲大餘命以甲子算
外正月辛巳朔

正月

大餘十七
小餘四百六十

辛巳朔大

二月

大餘四十七
小餘四十九

辛亥朔小

三月

大餘十六
小餘五十八

庚辰朔大

四月

大餘四十六
小餘七十七

庚戌朔小

哉生霸爲亟大月

之二日與說文合十五日甲子與劉歆之言亦合
但歆言十五日望小餘七十七尙未悉符

又案錢氏推康王十二季周曆大餘五六月己巳朔

似又以甲子起元推算則成王三十季四月庚戌朔

亦當云大餘四十六

本文作四

與所推武王伐紂周公攝

政之季以丁巳起元相違後矛盾未知何故其推
鄭係篇維王二十三祀庚子朔定爲二十祀二月庚
子朔攷文王四十二季受命明季伐崇作鄴邑錢氏
改爲二十祀與下文在鄴之文不合朱亮甫校釋駁
之是已然朱氏定爲四十三祀十二月庚子朔亦非
據周麻推之十二月庚子朔實文王四十四祀也朱
氏釋周書虜生魄既虜生霸皆爲十六日其意欲與
下文越六日庚戌相合殊不知古人計日數皆以本

日數至來日偽武成篇離本日而數之所以見譏于
後儒也而朱氏顧從之以爲說乎

受業何允彝
子家驥全校

羣經說二

禖箸之二

定海黃以周

論詩序

詩序之俗紛紛不一說序者曰序係衛宏作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遂作詩序見後漢儒林傳尊序者曰國史明乎尋失之迹故作詩序如非國史所作何以知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不尋辨且大序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尤爲聖人作以周按詩有四家毛詩有序齊魯詩不聞有序韓詩之序又不與毛同如詩序出自國史孔聖則齊魯二家當與

正經並傳不應刪削序說韓序亦當與毛合一不應別生異議何以關雎一篇毛詩序以爲美而三家皆以爲

刺乎采芣汝墳諸篇韓毛兩序說不歸亏一乎

詩攷引韓序關

雖刺時也文選注引韓序采芣傷夫有惡疾也後漢周磐傳注引韓序汝墳辭家也謂詩序出亏

國史孔聖者可以知其非矣鄭箋萼黍云詩序篇義合編毛公佗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鄭志云絲衣序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箸之據此詩序在毛公之序其傳已久而衛宏晚出其詩序豈毛公所及見乎抑鄭君與衛宏時代不甚遠豈衛宏佗序鄭君有不及知而妄爲斯說乎序篇分合鄭君言之鑿鑿必昇其實後儒何爲反

據范書多生異說且范書言宏佗序別爲之序百非卽

今之詩序也是猶鄭君序易非十翼之序卦馬融書序

非百篇序也

鄭序見世說文學篇注馬序見泰誓正義

則謂詩序佗自衛宏

者尤不可信矣然則詩序何人佗乎曰釋文關雎序下

引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佗小序是子夏毛

公佗佗子夏意有未盡毛公夔足成之此言不誣也又

序錄曰孔子刪錄取周詩兼商頌以授子夏子夏遂佗

序焉子夏傳曾申曾申傳李克李克傳孟仲子孟仲子

傳榘牟子榘牟子傳孫卿子孫卿子傳大毛公是則毛

公傳子夏之學其詩序閒有足成之語亦非無所授也

今太古遠其所足成者不尋其詳然細玩文義亦有一
二可見者如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芻孝子之潔白
也芻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此子夏所作也又曰有其
義而亾其辭此毛公足成之語也子夏序詩詩未亾也
故知南陔言養白芻言潔芻黍言時歲之和豐也毛公
作傳此三詩已亾矣而其義賴序以存故曰有其義而
亾其辭也由庚崇正由儀之序亦同此例又如絲衣繹
賓尸也此子夏所作也又曰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此毛
公足成之語也子夏傳詩於高行子高子卽高行子也
子夏序詩意有未盡故毛公引高子語以足之也桓賚

諸序例亦宜然此竝爲台佗之明證也然則序佗自子夏而毛公又足成之說詩者可不必遵序乎是又不然孔聖刪詩存三百惟子夏得其傳毛公亦遵守子夏傳受之語以足成之耳因毛公闕有足成遂不信子夏序見有主文譎諫之詩一則曰此淫奔者佗也一則曰此從叛者佗也其有尋於孔聖刪詩之旨乎知其無尋於刪詩之旨則又曰今詩三百篇非盡孔聖之舊或且狂妄決裂擅刪古經何如從序說詩庶不得梟聖教乎記曰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以周於詩序亦云然

論詩四始

家國天下之休咎覘諸用人尋其人者昌失其人者亾
六經無殊旨詩於四始尤注意焉風始關雖重在求淑
女淑女尋則闔門和而家理矣小雅始鹿鳴重在樂嘉
賓嘉賓尋則民人服而國治矣大雅始文王重在思多
士多士得則疏附先後奔奏禦侮有其人而天下平矣
於以治功成而頌聲佗頌始清廟其所以對越天無射
人者歸美於秉文德之顯相四始之重尋人也如此其
自風而小雅而大雅者自家而國而天下也故用之於
樂鄉人以風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與頌云

論詩六義

風雅頌詩之經也賦比興詩之緯也詩大序述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又曰雅六曰頌其次弟與周禮同先儒皆不言其義案序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辜聞之者足戒故曰風此統論詩之諷諫皆風體也故下又曰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亦猶是風矣幽雅頌皆別於風則風實雅頌之先聲自周以疇之詩辭皆簡樸本無六義之分其後細別命意有賦比興之異故賦比興次之其後又細別立體有風雅頌之異故雅頌又次之魏晉以來體裁愈異

義類愈紛文章流別不止有六詩有六義周之洽也六
義先風三代之古洽也且賦比興三體惟風獨尋其全
大雅三頌皆無比周頌商頌并無興朱子於大雅三言
比緜柔柔二篇毛傳皆云興卷阿九章傳不言興爾雅
曰藹藹萋萋臣盡力也嚶嚶喈喈民協和也義與上二
章同是亦興也周頌振鷺朱子屬賦毛傳云興蓋誤魯
頌近雅閒有興體小雅近風閒有比體朱子於小雅言
比十有六以毛傳覈之大半是興六義之先風遠雅頌
而廁賦比興於閒其以此夫

論六情区際

鄭箋詩序有詩含六情五際之語本諸齊詩其法以律而定詳見漢書翼奉傳翼奉治齊詩者也詩以理性情故含六情翼奉言六情曰喜怒好惡哀樂與春秋傳言六志同則六情卽六志也翼奉言觀性以歷觀情以律王者執十二律以御六情東方之情喜反之而爲怒其驗在木木生於亥故亥卯主之南方之情好反之而爲惡其驗在火火生於寅故寅午主之鹵方之情怒反之而爲喜其驗在金金生於巳故巳酉主之北方之情惡反之而爲好其驗在水水生於申故申子主之哀樂行乎其間猶土之寄王於四方故樂之情辰未主之哀之

情戊丑主之董子毓露王道通三篇曰好惡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董意喜屬春好屬夏怒屬秋惡屬冬故陽尊陰卑篇曰喜氣爲暖而當春怒氣爲清而當秋樂氣爲太陽而當夏哀氣爲太陰而當冬白虎通義曰喜在鹵方怒在東方好在北方惡在南方其言與翼奉所陳似相反而實相足學者可參攷而融貫之齊詩家說亥爲水始寅爲木始巳爲火始申爲金始是謂四始以例推之子爲水際卯爲木際午爲火際酉爲金際亥爲天門丑行出入聽候之際是謂丑際謂之際者謂木火金水之辰皆兩兩相比以別辰戊丑未之分王獨寄也後

漢郎顛傳引詩汜歷樞文非非之際爲革正午亥之際
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聽候而曰四始之缺又際之戾
其咎如此則所謂又際者卽非非革正午亥革命之際
也其不舉子者言亥以賅之也亥子同屬水而亥爲又
際之主故舉亥以賅子此以非非之際爲革正午亥之
際爲革命欲對文姑省言之爾後漢順帝陽嘉二季郎
顛上封事曰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
起亥仲二季今在戌仲十季臣以爲戌仲已竟來季入
季注云基當伦基其法以三十季管一辰凡甲子甲午
旬首者爲仲甲戌甲辰旬首者爲季甲申甲寅旬首者

爲孟以是推之元始四季入午仲爲王莽改命之季漢
高祖元季乙未入亥仲朞又十季周亾之歲在卯季二
季乙巳上距殷周革命辛卯之歲七百九十四季實午
孟之八季也自孔氏詩疏誤申汜歷樞文謂亥爲革命
一際亥又爲天門二際卯爲陰陽交際三際午爲陽謝
陰興四際卯爲陰盛陽微又際牽騁傳會全無義類豈
亥一辰而可分爲二際乎豈午爲陽謝陰興之際而子
獨非陰謝陽興之際乎舉午不舉子遂分亥爲二際矣
矣王伯厚困學紀聞又據誤本孔疏所引汜歷樞以午
亥卯辰爲又際不知孔疏汜歷樞辰在天門辰迺神

字之誤卽顛傳可證如神本佗辰孔疏必不分亥爲二
際而轉邈辰不數也近程易疇又推翼奉傳孟康注以
卯卯午戌亥爲辰辰不知漢書注引詩內傳亦有斂字
當云辰際卯卯子午戌亥也卯卯子午各一際戌亥又
一際辰歷樞但舉亥之革命可以賅子齊詩戌亥專指
天門則宜補言子淺人不察以辰際舉六辰疑衍文矣
刪之此與讀辰歷樞者疑午亥卯卯不足辰際遂改辰
在天門以實其數同一癡見一改辰字一斂子字說愈
歧而不可通矣齊詩家說四始者大明在亥水始也四
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辰

際者卯天保也卯所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四始又
際分配詩之篇什其法已失傳程易疇欲推其說而不
尋孔奭軒略見其緒而莫詳竊攷古人佗樂三終三終
之詩必連類相及如鄉樂歌周南關雎葛覃卷百二篇
又歌召南鵲巢采芣采蘋三篇是也四始又際卽以三
詩當一辰一辰分孟仲季以配三詩寅申巳亥爲四始
始必資於中氣故皆取其仲子午卯酉爲四際際爲交
代之義故皆取其季如小雅鹿鳴四牡皇華爲外歌之
三於四始屬寅四牡爲寅仲故曰四牡在寅木始也次
以常棣伐木天保三篇於又際屬卯天保爲卯季故卯

際天保也次以采薇出車杖杜三篇屬辰不在始際之數次以夙麗嘉奩南山有臺為閒歌之三於四始屬巳嘉奩為巳仲故曰嘉奩在巳火始也次以菁莪六月采芑三篇於五際屬午采芑為午季故午際采芑也次以蓼蕭湛露彤弓三篇屬未不在始際之數次以車攻鴻雁庭燎三篇於四始屬申鴻雁為申仲故曰鴻雁在申金始也次以沔水鳴鶴祈父三篇於五際屬卯祈父為卯季故卯際祈父也今詩例蓼蕭三篇於菁莪之序厠吉日於車攻之後蓋毛公所易與十月交雨無正同例與抑亦漢藝文志言魯齊韓詩經皆二十八卷獨毛詩

經二十九卷其篇第本自不同與至大雅文王大明
亦爲升歌之三於四始屬亥而大明爲亥仲故曰大明
在亥水始也棫樸旱麓恩齊三篇於五際屬子恩齊爲
子季則子際恩齊也書缺有闕其詳不可尋間爲言其
大略如此四始五際配用詩什與易卦氣圖立意略同
而其言五際之甲甲革正午亥革命實通於易之消息
爻辰如乾初子二丑三寅下卦終矣四甲又交上卦是
謂革正五辰上巳上卦又終矣而坤初又伏於午故曰
午之際爲革命二未三申下卦終矣四甲又交上卦是
謂革正五戌上亥上卦又終爲陰陽終始際會之歲至

子又屬乾初故曰亥之際為革命云神在天門出入聽命者郎顛傳曰神在戊亥司候宋均注曰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閒乾所據也五際又通於易象如此

詩國風說上

詩自周南至豳曰國風說文國邦也從口或聲或古城字古者分土建邦各有疆域自天子以及公侯伯子男附庸皆謂之國大小雅之言國皆謂周也王入國風不

尋謂之降

指鄭詩諧

二南入國風亦非為殷諸侯也

斥王氏詩疑

天子亦國也必謂國為諸侯之稱豈通論哉周之國在鹵北其詩謂之南序云言化自北而南也而不及東詩

中所詠太都在江漢汝沱之間亦未及東山川蓋自殷
都以東文王之化有所不及矣故曰三分天下有其二
至周召分邾而後殷頑之化斯浹周召既沒南風不競
而殷都之民爲之首變則邶鄘衛者所謂世治後服世
衰先亂者也故二南之後次以邶鄘衛所以見鹵都風
化之替也然是時也王者之迹猶未熄邶鄘衛而外二
南之風亦未絕麟趾序云雖衰世之公子猶信厚如麟
趾之時衰世謂夷王以下公子謂諸侯之子猶信厚如
麟趾之時謂文王之世是其證也舊解以公子爲文王
之子殊謬文王之子
安可冒以衰世之名何義門已有論

自平王東遷以後鹵京不復南風遂

絕而剝國之變於斯爲烈故以諸詩盡次王後所以明
東都風化之替也合讀國風而鹵都之盛與東都之衰
固如天淵而鹵都之衰與東都之衰亦分陵谷自詩教
不明而二周治迹霧滅莫辨幾如夏殷文獻之無徵大
氏王降爲風之說汨之也夫周南召南首剝國風所以
明王者之有風也風而曰王知爲尊之矣王而曰風豈
昇謂之降乎斥服鹵周以文王始次以邶鄘衛東周以
平王始次以鄭齊諸詩譬如山河兩戒截然有分迺合
衛鄭以論王無怪王風爲降矣又知王降之說爲不安
而移王風於幽後豈非大亂故實乎斥鄭左傳所歌諸

國次第雖與今序不同而以二南領邶鄘衛以王風領
鄭齊諸詩初無所異以此爲東鹵二周治迹之所分數
百季來傳授如此未可改也

詩國風說中

王降之說誤於東鹵周詩之不分而東鹵周詩之不分
又誤於邶鄘衛之失解夫邶鄘衛周初之國名也康叔
所封者衛耳非盡以邶鄘畀之也以魏唐二詩例之邶
鄘之屬衛實出於後嗣之兼并漢志謂康叔盡有殷都
之地史記則云殷都分二一封微子一封康叔俱非事
實鄭譜云康叔正封於衛其末子孫稍并兼二國混一

其地此說是也周初邶鄘衛自分三國故太史采詩亦分三什其後并於衛所采之詩皆衛事而當太史分什之初邶自有邶詩鄘自有鄘詩無可并也繼世太史采風終不以後起之詩易其初定之名所以昭法守也且邶風首柏舟序以爲頃公鄘風首柏舟序以爲其姜衛風首淇奥序以爲武公皆鹵周之君夫人也其下雖盡東周之詩而風之言諷凡刺今之詩必託諷於古人而非顯斥時事綠衣日月終風諸詩序以爲莊姜佻指其實也而莊姜賦是詩其辭必有所託綠衣曰我思古人此可例也託事於邶卽入邶風則其詩爲東周之詩而

事多鹵周之事矣

詩國風說下

知邶鄘衛爲鹵周風詩之首變而東周之變風自王以下其編詩之次第亦可尋而言矣首之以王尊天子也鄭爲王之屬邑其後別爲國故附於王後王與鄭尻天下之中其北方曰齊曰魏唐曰秦皆霸國也其南方曰陳曰檜曰曹皆小國也夫鹵京之化遠者先變故二南之後次以邶鄘衛邶鄘衛本紂之舊都其染舊習深而治文王之德澤猶淺也東京之化遠者後變故王鄭之後次齊次魏唐迺次秦秦本周畿內之地泱文王之德

獨淡也至秦風變而天下之國不可問矣故又次以陳
檜曹檜之卒曰匪風傷天下之無明王也鹵周其衰矣
曹之卒曰下泉傷天下之無賢伯也東周又曰蓄矣幽
風之次本在齊後孔子編詩又移而殿末說者謂風以
文王始周公終望天下之復治其有尋於孔子之意乎
草蟲采蘋篇弟說

樂章與詩序篇弟不必盡同觀左傳所言大武六章其
義已顯禮經鄉飲酒禮燕禮射禮合樂皆奏二南六詩
周南曰關雎葛覃卷耳召南曰鵲巢采芣采蘋今毛詩
采芣之下先草蟲次采蘋王伯厚紀聞引曹粹中說以

爲齊詩先采蘋後草蟲近之治詩者皆從其說且謂草蟲述方嫁在塗之情采蘋陳未嫁教成之祭其先後之序判然毛詩自亂其篇弟竊謂齊詩早亾粹中無由見卽其說有軼見於他書而先采蘋後草蟲要亦后蒼輩據禮經以易之非其舊也攷齊詩出於轅固柱以授夏侯始昌始昌以授后蒼於是齊詩居氏故二十七卷后氏傳三十九卷后蒼尤明於禮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彼見禮經合樂皆以鶴巢采蘋采蘋爲次遂據以易詩亦未可知然不可據此以議毛詩也毛公謹守序義不同三家序云鶴巢夫人之德也夫人起家而尻有

之德如鴈鳩迺可以配焉采蘋夫人不失節也夫人可
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序意鶴巢之百兩將送爲遷嫁
之詩故曰夫人起家采蘋爲夫人教成之祭推本於在
父母家能循四教亏歸可以奉祭祀故曰夫人不失職
此猶周南以葛覃次關雎之義也又云草蟲大夫妻能
以禮自防也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
以承先祖其祭祀矣序意草蟲爲在塗之詩猶夫人詩
之鶴巢采蘋爲教成之祭猶夫人詩之采蘋其事在父
母家曰夫人曰大夫妻逆言之曰夫人可以奉祭祀不
失職曰大夫妻可以承先祖其祭祀終言之皆所以明

編詩先後之意也知采蘋爲教成之祭者曰亏公之宮曰夙夜在公此先嫁三月教於公宮之義也曰薄言還歸與葛覃詩言歸安父母同傳云婦人謂嫁曰歸是其義若蘋藻爲教成之祭記有明文曰宗室曰季女父母家之辭所謂先嫁三月教於宗室時也曾子問曰三月而廟見偁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旣嫁曰來婦不偁季女奠菜在禰廟不在宗室三家詩說已佚采蘋采蘋未知何解然觀鄭箋云云知其說有不及毛傳者鄭箋有駁三家以申毛之例其箋采蘋詩云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也女將行父禮之而俟迎者蓋母

薦之無祭事也云非禮云無祭事此非疑經非破傳迺
駁三家舊說也傳云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
牲用負芻之以蘋藻其以爲教成之祭語甚明顯而三
家詩必有以爲女將行父禮之之祭故箋隱駁其說爾
疏以爲破傳非也又云祭事主婦設羹教成之祭要使
季女者成其婦禮也此則箋申傳意明其說之勝於三
家也然禮言教成之祭曰牲用負芻之以蘋藻詩詠蘋
藻不及負似有未合故箋又圓其義云季女不主負負
俎實男子設之此又申明詩言蘋藻不及負之義也然
後人拘守傳箋所言而不知編詩之意在要終言之以

明其歸可以共祭祀亦何怪胡氏後箋偏信齊詩篇弟
反疑毛詩之失序乎夫詩之先鶴巢次采蘋先草蟲次
采蘋固與周南關雎葛覃之次同一義類而禮經之外
歌下管笙入闕歌皆以三詩爲節則合樂用周南首三
詩召南四詩類敍自宜去其一去必去其所輕四詩之
中非草蟲較輕乎如謂樂章與詩篇相比不昇越取則
閒歌六詩何爲以南陔白華萼黍芻蕘後而南有嘉
奠南山有臺二詩復羈由庚崇邱由儀棗如謂笙詩
六篇今亦失其次又何以解大武之六章邪三家詩不
見子夏詩序輒云詩三百五篇如知詩序有笙詩六篇

其次亦不合樂章當亦不易草蟲采蘋之先後矣

毛傳禮之於宗室鄭箋女將行父禮之兩禮字迥不同孔疏誤合之遂疑傳并禮女與教成祭為一事毛公何至如此之昧近之申毛傳者又謂箋誤破傳鄭君亦何至如此之妄箋云成其婦禮之禮與傳同義父禮之之禮其義如醴婦之醴宜分別觀之

申毛傳又純又絨又總義

詩羔羊傳絜絲又純純數也古者絜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尻絜絲又絨絨縫也羔羊之縫絜絲又總縫言縫殺之大小異其制總數也案傳絜絲以英裘

英猶飾也清人闕官皆以英爲飾絜絲旣以飾裘則縫必見於裘裘可知矣傳縫言縫殺之大小則絜絲必縫於裘之殺處亦可知矣裘之制如澣衣其所殺處有ㄩ一曰領二曰衽三曰齋四曰胙下ㄩ曰袂口絜絲之縫皆當其殺處故縫亦有ㄩ古裘無裏其所殺處易裂必以帛裏之復以絜絲組之故曰絜絲ㄩ絨絨縫也本釋訓首章之絀卒章之總皆數名一舉絨一舉數互文以見義也絀總之數不可攷傳旣釋以數而於絀必足之曰不失其制於總又明之曰昇其制然則傳所謂數者謂昇其縫殺大小之度數禮所謂衣服有量必循其故

是也後漢王渙傳注引韓詩羔羊說亦云有度數與毛
意同王伯申說本屬附會陳疏讀又爲午貫之午讀數
爲數罟之數亦不足據

申毛傳終風義

詩終風傳終日風爲終風案第三章曰終風且曠不日
有曠互文故傳訓終風爲終日風終日風者風之隨日
而作息者也釋天云日出而風爲暴凡日出而風每以
日入而息日入不息其明日又必大風舟子以爲候謂
其風之暴曰風灑風之曠曰烏風不日又曠者終風日
入而息今旣不見日矣而又曠如故者其風無已時箋

云喻州吁亂甚是不日謂日已沒又有也箋亦是
陳疏終風不明解不日有暄尤謬箋云既竟日風且復
暄句絕不見日矣而又暄者八字連讀

肥泉解

詩泉水毖彼泉水傳泉水始出毖然流也又我思肥泉
傳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案今爾雅歸異出同流肥水
經注引佗歸異出同曰肥與毛傳合似無流字而焦理
堂以爲此嫌蒙上汧出不流故言流以別之則今本不
誤也水經注又引舍人本佗異出同流肥又似無歸字
而馬元伯以爲舍人讀歸上屬汧出不流爲句則注家

讀異而文同也竊謂爾雅自分兩本注家各有依據後人每牽合爲一反失兩家師法酈道元注水經以泉水卽泉源泉源有二源其合流入淇處謂之肥泉淇水篇注云泉源一出朝歌鹵北東南流又東與左水合謂之馬溝水又東流與美溝合一出朝歌鹵北大嶺下東流逕駱駝谷俗有美溝之目又東南流注馬溝水又東南注淇水爲肥泉引毛傳爾雅又引舍人注曰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而斷之曰今是水異出同歸矣酈意肥泉古有二說以舍人本爲正也河水篇漢水注引呂忱字林爲說其意亦同字林云爾雅異出同流爲漢水蓋呂

氏所據爾雅同舍人本澆水出尾下又肥尾入地後之
異出虞注繫辭上下无常云入地爲下郭注穆天子傳
亦有下謂入土之訓故曰爾雅異出同流爲澆水釋文
亦云澆水本同而出異殷敬順劄子釋文亦云水所出
異爲肥此皆古本爾雅之說與毛傳郭注本自難強合
夫水之異出同流與水之歸異出同所在多有不獨肥
也而爾雅箸此專爲詩人立文然玩詩意兩說皆通依
舍人文詩之泉水卽肥泉以肥泉之異出而同流於淇
傷己之同出於衛而不尋歸也以毛傳言之泉水之流
淇與其懷衛之意肥泉喻己之適異國不尋歸泉水非

肥泉也陳碩甫未審水經注從舍人反援以申毛傳是欲以方枘入圓鑿矣又信曾冕士說謂據呂忱語爾雅古本有歸異出同肥異出同流漢兩句然則舍人注何以有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之語邪如謂舍人所見已誤本豈呂忱所見本更古於舍人邪下句漢大出尾下說文水部漢下引同依呂忱所引似佗漢水爾雅兩句本一義呂氏據舍人本以漢爲肥尾之異出而同歸於河故曰異出同流爲漢水郭注爾雅用毛傳文以漢爲同出故曰其源皆潛相通呂郭之立意亦異近之輯字林者又欲據郭注改呂語爲異出同源其失更甚於陳

氏凡若此者不可不明家法之異同

曾冕士說本於邵二雲馬元伯同馬氏又據呂忱語
以爲爾雅古本當作汧出不流歸句同出異流肥異
出同流漢大出尾下之下別有一字今脫矣殊屬舛
見據說文引漢大出尾下可證今本之無誤而決馬
說之非

申鄭箋仕於冷官義

詩簡兮仕於冷官箋云冷官樂官也冷氏世掌樂官而
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爲冷官案冷氏黃帝時樂人冷
倫之後本號冷倫氏見古今人表後省僞爲冷氏箋云

冷氏明非姓也自後世姓氏不分廣韻因以冷爲人姓
已失又以爲周大夫冷州鳩之後更謬冷州鳩冷樂官
州鳩名應劭韋昭杜預皆云然此箋所謂後世多號樂
官爲冷官是也隋唐以後乃有州鳩姓冷之說或迺并
謂冷氏以生於冷水尋姓亦恩冷氏本號冷倫氏乎顏
師古注区行志迺謂樂官名冷後遂以爲氏此又襲用
箋語而不自覺說之相背者矣命氏在先樂官名冷在
後何尋顛倒言之冷官者冷人之長也古人侮其長謂
之官明堂位有虞氏官区十夏后氏官百皆以長言之
也內則四十始仕区十命爲大夫服官政大夫之政謂

之官政以別始仕爲士不僭官也攷士之僭官者惟官師其位在適士下庶士上庶士無官僭也庶人在官謂在官供役非以官加庶人也冷官者冷人之爲樂大夫者也仕於冷官者其下屬吏之庶士也周官大司樂中大夫樂師下大夫可謂之冷官磬師鍾師笙師箛師皆中士可謂之官師衛爲侯國官廢例降天子一等天子之官師於諸侯爲庶士所謂仕於冷官者卽箛師之屬也故鄭注箛師卽引此詩左手執箛右手秉翟爲義天子箛師於諸侯謂之翟人毛傳於公言錫鼗云祭有畀輝胞翟鬲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下不過一鼗此用祭統

之義箋亦從之然則衛之賢者仕於冷官其廢爲庶士
故記以爲樂吏之賤而序以爲刺不用賢孔疏以冷州
鳩爲冷氏之世掌樂者冷官爲樂官之通稱仕於冷官
爲府史之屬竝與箋義違

讀幽風

幽風者邠國之風也詩名幽風而所載皆周公事其故
何也曰此治詩者之失也七月鴟鴞皆周公佗以記邠
國故事東山爲周公東征詩以類相從破斧以下皆邠
大夫美周公詩故題曰幽風焉何以言之曰七月爲后
稷公劉之詩詩序已云然序曰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

由先公謂公劉也。鷓鴣刺不窋。孟子趙注亦言之。趙氏曰：鷓鴣，邠國之詩也。刺邠君曾不若此鳥。邠君謂不窋也。曷以知其爲不窋？曰：可於史公《周本紀》攷之。《本紀》曰：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季夏，后氏政衰，公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閒。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閒，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土，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蓄積。史言不窋事本國語。公劉事本詩。《大雅·奔戎》狄之閒，謂自郃而竄邠也。韋昭云：邠，鹵近戎北近狄。詩譜云：邠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郃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孔疏云：不

窞之時已窞邠地不窞遭夏亂而失官有覆巢取子之
危首章所言是也不窞既失官棄其世守倉皇奔狄有
下民侮予之憂次章所言是也其從君而窞者裹糧而
行未有定厝三章所言是也其老弱之留邠不能從君
而行者雖有室家亦盡漂搖哀求舊君之來安集四章
所言是也公劉匪厝匪康自漆沮度渭取材用以營城
郭宮室遷邠之民邑於邠見大雅公劉傳民由此懷王業由此
建讀其詩不窞之流離與公劉之風化猶可髣髴尋之
鄭君詩譜言周公作詩之志主意於邠公之事豈專指
七月一詩而言乎鴟鴞之詩竊有取於趙注而亦以爲

主意於邠君焉然則詩序以鴟鴞爲周公救亂而作其
說本於書金縢豈可廢乎曰否否鴟鴞爲周公詩經有
明文趙氏豈不見此而以爲刺邠君者蓋古人賦詩多
陳時事以規時君甫田楚茨諸序並云傷今思古七月
之詩陳邠先君之勤民以勵成王鴟鴞之詩陳邠先君
之需事以戒成王與詩序所謂傷今思古同一義類又
如小雅正月十月之交諸篇序皆以爲刺幽王而攷其
詩辭實作於東遷之後以戒時王何以言之正月曰赫
赫宗周褒姒滅之十月之交曰豔妻煽方處雨無正曰
周宗旣滅瞻卬曰哲婦傾城婦有長舌其佗詩之時必

在東遷以後故尋直斥駭姒爲豔妻爲長舌婦且有傾

城滅周之言論其佗詩之意實在規諫時王論其所陳

之事則曰刺幽王周公之佗鴟鴞也蓋曰今般民蠢動

其猶邠公之遭夏亂乎首章我弗能靖而倉皇出在

邠公之竄狄乎二章其避亂而來歸者手病口病靡有定

戾其猶邠民之從徙乎三章其畱戾不宥從叛者亦漂搖

驚懼誰能若公劉之撫綏乎四章書疏引鄭注云周公

冀屬公佗鴟鴞詩救其屬其說雖不可盡信要亦有所本據其佗詩之意序以爲周

公救亂是也據其所陳之辭趙注以爲刺邠君是也詩

之教以溫柔敦厚爲主其辭多含蓄不直陳詩序曰上

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鼻間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鳴鳴詩合乎風之體故繫之風其詩陳邠君事與七月篇同故繫諸豳風東山以下皆周公遭變豳豳時詩故亦併入焉然則周公豳東其豳豳乎舊說以爲辟豳東都其說非與曰東都之名起於營洛之後流言以海無東都名也馬鄭王肅以豳東爲東都其誤始於墨子耕柱篇云周公非關與管通叔辭三公東處於商錢竹汀汪容甫並駁其說以爲周公遽棄蔽位投身必死之地必無是理辟豳當在近畿斯說甚正攷周自公劉以後國並偁邠至古公遷岐始號爲周是周

以岐周畀名也邠東而岐鹵故古公遷岐之詩曰率鹵
水滸謂自東向鹵循水濱而上也周公之謚曰文公見
國語其曰周公者以采地畀名與召公畢公同也周公
偁周其采地在岐周遭流言之變東辟於邠故曰尻東
邠在岐周之東也當時周召采邑竝在岐山括地志云
周公城在岐山縣北九里邵公城在
岐山縣鹵南十里邠在岐山之東北方輿紀要云岐山
東北至邠州百二十里鄭志鹵在岐山鹵北四百里有
字左襄二十九季傳季札聘魯歌王曰其周之東又歌
豳曰其周公之東周之東爲洛周公之東爲邠是則周
公尻東是尻邠非尻東都明矣南爲周公左豳爲周公
東風之始終以周公而部尻不相混也如此

讀皇皇者華

皇皇者華篇左氏內外傳並詳其義合觀之詩旨迺明

外傳曰懷和為每懷毛傳本之曰每懷懷和是也孔疏本佗

每雖懷和也有字外傳曰忠信為周忠信者善人也故

內傳以咨於周為訪問於善毛傳罔從其義意亦謂訪

問於忠信之善人耳爾雅曰爰於也鄭箋從之周於咨

諏猶曰咨諏於周倒言之以協韻詩崧高篇四國于蕃四方于宣左氏昭十

九季傳私族於謀室於怒市於色句法正同內外傳並曰必咨於周是可證

也內傳曰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外

傳曰咨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詢毛傳又

本之曰咨事爲諏咨事之難易爲謀咨禮義所宜爲度
親戚之謀爲詢此合內外傳之文而兼取其義也內傳
謂有_五善咨也詢也度也諏也謀也外傳謂有六德毋
懷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周也內傳有咨爽周周賅於
咨也故曰訪問於善爲咨善卽周也外傳有周無咨則
又以周賅咨矣此內外傳本通也一則併_五善不數毋
懷一則數毋懷而爲六德然諏謀度詢必咨於周者正
其毋懷靡及之實事也毋懷靡及義已賅於咨周故外
傳之六德內傳可質言之曰_五善是其言似異而義實
相通也毛傳別周咨諏謀度詢之訓而云兼此_五者是

以周咨爲一善并諷謀度詢爲又善從內傳也又曰雖
有中和當自謂爽所及成此六德是又從外傳每懷懷
和爲六德也毛知內外傳語本相通故參合之如此鄭
箋以咨諷謀度詢周爲六德厥懷和爲懷私擯諸六德
之外既與外傳本文不合又以傳中和爲忠信弼附於
忠信爲周之訓亦非毛傳意也王氏伯申近之好古學
者也迺謂此內外傳語各歧異不可比而同之屈鄭箋
并斥毛傳甚矣索解人之難尋也

讀皇矣

詩皇矣之七章曰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言文王之

明德足以化民也又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民化於

文王之明德也以與也長尚也夏卽夏楚之夏

夏楚之夏本榎

之榎爾雅
稻山榎

刑之用本者所謂扑佗教刑也革卽鞭刑之

用皮者所謂鞭佗官刑也不侈聲與色不尙扑與鞭而
無知識之小民自順天則是文王以明德化民不賞而
勸不怒而威民自化之也別子載帝堯時康衢童謠曰
立我烝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亦謂堯能立
極烝民雖無知識亦順其則與此詩義正同賈子新書
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民悅其德義則而象之此古
義之猶有可攷者自說詩家援老子太故太智恣修自

然之說以注是經而經義始晦或者謂帝則之四不天
載之二無與孔子之四毋先後一揆是又夢中說夢矣
禮中庸引皇矣詩及文王詩皆言化民之事與孔子四
毋何干涉乎左氏僖公九年傳引詩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又引詩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僭與賊謂不順也不僭
不賊申明順則之義杜元凱注亦誤

婦無公事說

詩瞻卬篇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毛傳曰休息也婦人無
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爲事鄭箋曰今婦人休其蠶
桑織紆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如傳箋說婦勤蠶織無與

公事若與公事必休蠶織揆之經語反覆不順案公與宮通古者養蠶有宮祭義曰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是也公事卽宮事夏小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宮事是也休其蠶織卽無宮事經文語氣本屬一貫婦人之事莫重於蠶故士昏禮戒女辭曰夙夜無違宮事本命篇言正婦德亦曰宮事必量皆其證也宮字通佗公或又佗功周官女御曰以歲時獻功事功事亦謂宮事也別女傳敬姜傳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爲公事者也休之非禮也此說本三家義實勝毛

申毛傳有紀有堂義

詩終南篇有紀有堂白帖終南山類引佗有杞有棠王伯申述間歷引詩辭山有扶蘇諸類徵成其說且謂白帖佗杞棠本諸韓詩案春秋桓二季杞侯來朝公檠佗紀左傳夫漑奔楚爲堂谿氏廣韵棠字下引佗棠杞紀棠堂古書自相通用依白帖爲說非不可通但以此本韓詩以與毛傳爲難竊以爲不然毛傳云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鄭箋申之云基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宐有也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畢道名堂義本爾雅紀讀如基古己其字音近義通鄭君初習韓詩後

習毛詩破紀爲基不從木名是韓詩未必作杞棠也卽
韓詩自作杞棠鄭知之而不用則毛義之不可易亦可
見矣毛意上句舉終南山之大名下句實以基堂之細
名此與國風江有汜江有清江有沱及小雅謂山蓋卑
爲岡爲陵同一義例上章有條有梅下章有紀有堂彼
此互文以見條梅卽生基堂之處此與召南羔羊之絨
總王風君子陽陽之房敖同一義例陳風中唐有甕與
此章言紀堂之例亦同邛有旨鷓與上章言條梅之例
亦同陳風兩句連文取義且別如王氏見必破紀堂爲
杞棠以對條梅則甕字豈亦可對旨鷓作草木解邪近

陳碩甫作毛詩疏不能疏明傳意反惑於異說而不知返爰作此以補其義

印毛傳匪紹匪遊義

一書有一書之例不通其例觸處皆礙詩匪紹匪遊毛傳曰不敢繼以敖遊鄭箋曰軍行三十里非解緩亦非敖遊孔疏曰各自言匪每者一義不尋言繼以敖遊王氏述闡曰陳風月出首章窈糾三章天紹皆舒緩義故訓為緩江漢匪安匪遊匪安匪舒此曰匪紹匪遊合讀二詩其義自明案鄭孔及王意在據例釋詩而不知實違通例詩人作歌多助語以成句每無意義可求如剝

菹非平別字曰是剝是菹是剝以爲菹也始謀非平別
字曰爰始爰謀於是始其謀也宣畝非平別字曰迺宣
迺畝迺宜其畝也此曰匪紹匪遊亦非平別字毛傳最
合詁訓孔疏謂各言匪每一義則剝菹宣畝等亦可平
分爲二義乎江漢篇匪安匪遊匪安匪舒亦非平別字
匪安匪遊非安於遊也匪安匪舒非安於舒也此曰匪
紹匪遊謂非繼以遊與匪交匪紓謂非交相紓亦同
匪交
毛同荀子鄭同
韓詩別有說 凡平別字意近文連屬如爰尻爰處迺
左迺右如金如錫如雷如霆是也江漢安遊常武紹遊
文意俱遠必非平別字王氏誤解江漢并誤解常武殊

昧通例紹訓舒緩義亦迂曲

受業邢啟雲
子家篤仝校